



复读机里藏着母爱

□ 刘贵锋

初中毕业后,我到离家很远的县城上高中。我和同样来自农村的同桌东子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,除了上课,周末我们也常常在一起,一起爬山、学习、熬夜看小说——如果太晚,还会留宿挤同一张床。

寒假过后的一个周末,东子找我自习。在他取出作业的瞬间,我发现他的书包里躺着一台复读机。那时候,复读机是稀罕物。我家有一个巴掌大小的收音机,装一节大电池,能收听为数不多的几个广播电台。平时,我们把它挂在墙上,不可以随便动。唯有中午播放评书和晚上播放新闻的时段,父亲才拿来给我们听一会儿。

一个学生拿着复读机,让我惊奇。

大约是我注意到我异样的眼神,东子从书包里拿出那台复读机,对我解释:“前天,我姐在百货公司给我买的,一百多元呢。”说着晃了晃,塞回书包。我们在桌子前做作业,后来东子困了,趴在桌子上睡着了。我一边心不在焉地写作业,一边顺着东子的方向望去——他枕着手臂,睡得正香。阳光透过窗户照在他的脸上,也照在他的书包上。书包没有完全合拢的缝隙里,银白色的复读机在阳光下一闪一闪的,格外醒目。

那是1999年春天一个周末的早晨。我长久地打量着复读机露出的那一部分,心里涌起一股莫可名状的情绪。我不由自主地伸手去触摸它,光滑而温暖。那异样的感觉从指尖传来,瞬间遍及全身,使我一阵激动。

那天以后,那个复读机好像在我眼前一直晃动,纠缠着我,折磨着我,让我彻夜不眠。第二个周末的黄昏,我鼓起勇气,打通了村里小卖部的电话,要和母亲通话。我可耻地撒了谎——上英语课要用复读机,学校要收两百元统一买。母亲对此深信不疑,没过多久,便托人捎来了如数的钱。我顺利地从商店里买来了和东子同款的复读机。巨大的欢喜打消了我心底的那一点点不安。

转眼,到了暑假。学校放假,我坐车回家,下车后,和母亲在村口不期而遇。“妈妈!”她的样子让我大吃一惊,我不禁叫出声来。她原来长及腰间的头发不见了,取而代之的是平头。她的“汉子形象”让我羞愧。看着我嫌弃的眼神,她红着脸嗔骂道:“天气太热,妈把头发剪……”没等她说完,我匆匆逃回了家。我把自己困在房间里,不愿搭理她,也不愿出门。

几天后,一个晚上,父亲来到我的房间。他吸着旱烟,沉默了许久。“娃啊,你妈是为了你才剪的头发。”父亲吸了口烟,继续说:“前一阵子,你向家里要钱。家里没有那么多,你妈只好把头发剪了卖给货郎客,才凑够了钱。”父亲的话仿佛是平地响起了惊雷,让我如梦初醒。撒谎本已不对,还不理解母亲的苦心……我是多么的不懂事呀!我希望母亲狠狠地批评我一顿,她却抚摸着我的头,微笑着说:“没事的,头发还可以长,我儿的学习不能耽搁。妈愿意。”那一夜,我用被子蒙着头,哭得一塌糊涂。为自己,也为母亲。

随着学生时代的结束,复读机被功能更加强大的播放器代替,成了时代的记忆。但当年我用过的那台复读机被我永久地保存下来,因为那台复读机里藏着母亲对我的爱和期望。

闲情

春末夏初的风,是最温柔的风。万物都在说着关于葱郁的语言,晚风一吹,意境便全有了。竹叶被撩起,梨树上的小青果子一晃一晃,路边的野蔷薇散发出淡淡香味,一只只鸭子排成队,踩着淡淡星光踏上回家的路。云朵飘飘散散,还有偶尔的一两声犬吠惊动了袅袅炊烟……

晚霞色的胭脂被小野花抹上脸颊,我借着晚风与它们轻轻说了句“晚安”。齿状而又细长的叶子们互相推搡,似乎是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满天星光。连蛙鸣也在晚风的摇旗呐喊下愈加清脆。晚风当是它们的助力吧,风一吹过,所有的声音就都变得十分清晰。在动态中瞥见的安静之美,犹如在草尖邂逅了一颗欲落未落的露珠。

晚风徐徐,一大片桑树上下翻涌,似绿色的海浪。我看着斜阳的亮色被深蓝色一点点吞噬,感受着晚风带来的丝丝清爽,便觉得晚风应该是带着一种野性——不拘时节,任意东西。野性的晚风有足够的力量,它足够勇猛,有“一夫当关,万夫莫开”的气势。但它的野性又是带着温柔的,带着一种乡野之间的闲散气质。

我想,如果以晚风的口吻来写诗,应该这样写:我赤手空拳打碎夕阳/脚踩祥云迎接月亮/捞出山河倒影/为星星斟一杯儿女情长……晚风的情意一戳即破,那些夜色中的浪漫与温柔像是一

唯见晚风吹斜阳

□ 杜明芬

朵朵绢花,染上了女儿香气,也染上了岁月静好。而在时光的河流里,谁人的心底不会吹过一两缕令人心动的晚风?日暮的晚风带着斜阳的炽热,是那样率性与纯真,仿若青春。

“晚风吹行舟,花路入溪口。”假使乘了一叶扁舟,我也想跟着晚风随水漂流。或是路过开满鲜花的河岸,或是浅斟细酌与月长谈,抑或是与渔家灯火共沉眠。然后哼着不知从哪里听来的曲子,向远方飘去。晚风是多么温柔的一个词,风的爽朗和夜的清冷如此恰到好处地合而为一。它感受过斜阳的热烈,穿上过红霞做的衣裳,最后和我一起做了一个有关星辰大海与满天萤火的梦。

我总觉得故乡的晚风是不落俗套的,虽然满是烟火气息,却没有沾染上城市里车水马龙的喧嚣。晚风的孤独感恐怕只

有渔火会懂,或许寒山寺的钟声也能理解一二。晚风的静谧感,我想游鱼能懂,乌篷船会知晓。晚风偶尔也会热闹地去催促一朵昙花盛开,去扯来月亮挂在思乡人的窗牖上。晚风是山水的文章,山水是晚风的清供。林间一溪月,竹林一两风,岂能不美哉?

景色渐深烛光短,唯有晚风吹斜阳。诗意弥漫的黄昏,几丝晚风穿堂而过。此时,月亮的清辉疏疏淡淡,水中的涟漪似有似无,唯有爬满蔷薇的篱笆在晚风的吹拂下翩翩起舞,那是少男少女,有着晚风一般的温柔心绪,在匆匆的时光里跳出的《霓裳羽衣曲》。

晚风非是惊鸿面,一寸一段是柔肠。也许不是所有人都拥有惊鸿的姿态,但温柔地活着也是莫大的幸福!



繁花 张成林 摄

美食

悠悠蚕豆香

□ 刘平

“立夏立夏,蚕豆过夜。”立夏的小南风悠悠吹起时,正是新鲜蚕豆上市的时节,也是我小时候乡村孩童偷尝鲜豆的好时节。

那些馋嘴孩童中就有一个我。

从家到学校,我要经过一条田间小路。那是一条好路,能满足一个乡间孩子的所有想象:路边有海一样的油菜地,渐渐泛黄的小麦穗,不时从地里飞起的白鹤,秧鸡……更让人欣喜的是,蚕豆快熟了!

是的,整个春天,我们都在等待蚕豆的长成。蚕豆秧出苗了,我们惊喜;开花了,我们高兴;现在,它们终于结出翠绿的豆荚了,有的饱满,有的干瘪,我们更高兴。

一天下午放学,我像往常一样走在田间小路上,四周静悄悄的,偶尔能听到几声不知什么动物的“哼哧”声,空气中弥漫着清幽的蚕豆香。我低下头,看见绿油油的蚕豆秧热情地拉扯我的裤脚,胖乎乎的蚕豆荚精神抖擞地跟我打招呼,有的豆秧顶上还有一些紫蝴蝶般的蚕豆花,眨巴着黑眼睛,好像在说:“蚕豆熟了,尝一个不?”

我抿抿嘴唇,咽了咽口水,抬眼扫视四周。嗯?没人!我迅速低下身子,伸手在蚕豆秧上撸了一把,厚实饱满的蚕豆荚擦过掌

心,绵绵软软,挠得我心痒痒的。吃!我毫不犹豫地剥开嫩绿的豆荚,抠出绿宝石一样的豆米,塞进嘴里,鲜嫩的豆米入口即化。真好吃!

我吃上瘾了,再撸一把,手又伸向身边的豆荚。

“你个贼!”一声炸雷般的吼声在我身后响起,随即跟来的是一阵呼呼的风声,一块鸡蛋大小的土块从我耳边飞过,一个黑影蹿进了油菜地里。

有人来了!我迅即站起来,撒腿狂奔。惶急之中,我扭头瞧了一眼,那个扔土块砸我的人是个凶巴巴的老汉,跟在我身后狂奔,嘴里好像还在喊着什么。

要命了!我再也不敢回头,只是茫然向前奔逃。田埂两边茂盛的蚕豆荚,成了阻挡我狂奔的绊脚石。我摔倒了又爬起来,跌跌撞撞地继续跑。

不知道跑了多久,身后终于安静了下来。应该已经甩掉那个老汉了吧!天色逐渐黑下来,大片的油菜地在晚风中起伏,我停下脚步回头看,四下里除了我,再也无人。之前撸到的蚕豆一个不剩,只有被豆荚染绿的双手证实着刚刚的一场险遇,鞋子也跑丢了。

我的眼泪一下子滚落下来。那双鞋子!父母知道,一定会打

我的,那是刚买的凉鞋,妈妈说要我至少穿两个夏天。怎么办?天边最后一丝亮光也隐去了,我不敢转身去找鞋子,只好呆呆地站在飘满蚕豆香的田埂上,任由晚风吹过我带泪的脸颊。

失魂落魄的我,最后还是一步一挨地回了家。妈妈早就在等我。我不敢抬头,缩在门角落,等待妈妈的责骂。

一双熟悉的凉鞋递了过来,紧接着又递上一碗葱油蚕豆。妈妈笑着说:“饿了,来,吃蚕豆。”我瞪大了双眼,等待妈妈的解释。

“那个追赶你的老汉来了,捡回了你的凉鞋,并送了一大包蚕豆给你吃。”妈妈说。

“可是,我……偷了他的豆……”我涨红了脸,结结巴巴地回答。

“那老汉是赶猪,你摘豆时,刚好一头猪躲在你旁边,拱坏了不少油菜。”

我破涕为笑。这才知道,小孩子们嘴馋了,吃几个蚕豆不算什么的。只是那头猪——我终于想起了我吃蚕豆时听到的“哼哧”声。

又是一年立夏,新鲜蚕豆被端上餐桌时,我又想起了当年的小馋猫。我知道,这个世界总有一种叫美好的东西,在暗地里生长。